



李 乔

歡笑的金沙江



欢笑的金沙江

李 乔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插图：王仲清

欢笑的金沙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6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插页11

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 10019·1507 定价 0.74 元

自序

一九五三年，中共云南省委会和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抽调了几十个干部，组织了一支民族工作队，冒着雨季中常常来临的倾盆大雨，不顾路途的遥远和困难，翻山越岭走了十多天，到金沙江边的一个小镇——黄桷树，配合四川省开展凉山的民族工作。我是以一个队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工作的。

凉山是彝族的一个聚居区，面积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将近一百万，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个亲兄弟，但在一九五三年前，他们象解放前的其它兄弟民族一样，几千几百年来一直受着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躲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奴隶社会的生活。

说起他们的这奴隶社会来，我们会想到汉族及其它先进民族所经历的奴隶制度的时间，大约离现在都在两三千年以前。而凉山彝族至今还保留着这古老的第一个剥削制度，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一点也不奇怪，当然，这主要是由他们的生产力造成的。不过，他们的生产力之落后，不能不归罪于本民族内部的统治者及大民族主义的历代反动统治者对他们的封锁压迫，你只要看一看历史就可以明白了。

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他们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各家支黑彝占了一块土地，便成为一个部落，部落的统

治者是黑彝。黑彝，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在《唐书》等史籍上就有“乌蛮”这个不正确的名称，由此，可知在一千多年前，西南就有黑彝居住了。黑彝是彝族中的贵族，彝话叫“诺”，以黑为尚，不从事生产劳动，认为自己的血统高贵，不与其它阶层人民通婚，他们大多是奴隶主，有的因为打冤家丧失了土地、奴隶，成为一个“干黑彝”，但仍保持其尊严。黑彝各有家支，彼此有联系，靠了这，一方面镇压被统治的奴隶和百姓，另一方面遇到外来的敌人侵犯，都能团结一致对外，所以自来他们没有被反动统治者征服过。清朝乾隆皇帝征调了几省的兵力，大举征伐，也遭到了惨败。

但没有外来的敌人侵犯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常打冤家，而且打得你死我活！

部落内被统治的人民，一部分是百姓，彝话叫“曲诺”，是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黑彝，并且具有某种自由的农业生产者。百姓中也有奴隶主，大地主，但无论势力如何大，不能同黑彝结婚，也不能把自己的土地卖给黑彝主子的家支范围以外。百姓不能随意迁徙，死后无子，土地、财产即归黑彝所有。黑彝对百姓有许多不合理的特权，百姓须绝对服从。

除百姓外，另一部分人即是奴隶。奴隶有两种：一种在奴隶主家内的叫锅庄娃子，彝话叫“括喜括洛”。无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常年替奴隶主劳动，大都是独身的男女。另一种由奴隶主配合，分居出去的叫安家娃子，彝话叫“岩家”。他们有的从主子的手里得到一份“耕食地”，不能出卖或典当。他们也没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常年须为奴隶主无偿劳动。安家娃子的小孩，奴隶主可以出卖或陪嫁。

由于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又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造成了凉山的落后和贫困。在解放前，凉山还没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分工，因此，凉山上也没有一个原始市场。彝族人民要买卖东西都得冒险到邻近的汉族地区去交易，外人不敢随便跨入凉山一步，那时，反动派一手造成的民族仇恨是多么深呵！自然，汉族的劳动人民与彝族的劳动人民，很久以来在经济上技术上就有交流和互助，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

蒋介石反动集团是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恶毒的一个统治者，他们的手上沾满了少数民族的鲜血。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时，在成都平原被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而逃入凉山的一小部漏网的胡宗南残部，洗去了沾在他们手上的少数民族的鲜血，象神话中出现的狡猾的魔鬼，现出一副伪善的样子，假惺惺地向凉山人民表示要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进行挑拨离间，组织伪江防大队封锁金沙江，企图奴役凉山人民，把凉山作为他们反共的根据地，妄想将来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然而这时，我们带着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带着全国人民对凉山彝族兄弟的关怀，不远千里来到金沙江边了。这时，我们有十分足够的力量可以过江去，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还存在，我们暂时没有过江。但伟大的党的民族政策却飞过金沙江，飞过那些悬崖峭壁，飞过那些深山老林，深深印在彝族人民的心中，给他们带来从来没有过的激动和喜悦。他们痛恨那些欺骗他们的魔鬼，把共产党毛主席当做他们

的大救星。靠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把彝族人民千百年来结在心上的疙瘩解开了，凉山人民回到祖国的大家庭里来了，毛主席的光辉照到凉山上，彝族人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温暖。

当我看到那些彝族同胞的笑脸时，当我见到以前被反动派挑拨，不知打了多少年的冤家，在共产党的调解下，许多冤家和解了，他们喜欢得流出眼泪时，我也忍不住流下喜欢的热泪，为我们民族的新生而兴奋激动。要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呵！

我不能忘怀那些忠心耿耿，为彝族人民流过不知多少汗水的汉族同志，我也不能忘怀凉山的那些勤劳勇敢的人民。到一九五五年，我便着手写我经过的这一段斗争。由于没有写长篇的经验，起初我只想写成两三万字的一个短篇，后来因为短篇容纳不下这么多内容，我才三易其稿，大胆地写成十多万字的一个长篇。由此，我觉得创作需要大胆，需要勇气，但最要紧的是生活，没有生活，根本不能创作。这证明了毛主席说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句话是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

在创作时，我的心里有一些真实的“模特儿”，但由于缺乏艺术修养，不善于概括集中，塑造典型。我只是记录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已，譬如阿火黑日和阿罗，是代表了那时拥护共产党，维护民族团结的劳动人民的。沙马木札和磨石拉萨，是代表了那时的民族上层，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在未明白党的政策以前，有许多顾虑。当他们经过许多次试探，明白党的政策以后，便毅然脱离那些国民党残部，过江来靠拢共产党了。尤其是他们两家的冤家关系，更是凉山千万件打

冤家的代表，凝集着许多人的血泪，也包藏着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恶。今天我还要在这里控诉它，诅咒它，但现在随着民族压迫的消灭，这些事情已一去不复返了，凉山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了。

在一九五三年，凉山存在着民族矛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阶级矛盾及其它矛盾。不过，那时，民族矛盾很突出，掩盖了阶级矛盾，我那时着眼于民族矛盾的解决，对于阶级矛盾没有应有的表现，这是为了服从那时的政治要求的。经过这一段时期后，阶级矛盾又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因此，在一九五六年凉山进行了民主革命，推翻了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走向光明的社会主义大道。彝族得以新生、发展、进步。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没有这次革命，是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我有幸参加了这一斗争，不自量力，将来有机会，一定要用我这支笨拙的秃笔，将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历史主义地写出来，贡献给亲爱的读者。

我的作品很幼稚，这本不成熟的东西，要是没有党的领导和帮助，我也不可能写得出来，因此，让我在这里向领导各族人民走向幸福繁荣的中国共产党，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作 者 1959年4月于昆明。

—

凉山，青苍苍的，山峰一座座耸入云表，带着一种骄傲的姿态，象在夸耀它那蕴藏着的丰富的宝藏：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以及各种珍奇的鸟兽。白云象一丛丛洁白的花朵，在山上飞扬着；有时，山上又是一片漫天蔽野的白雾，天和地变成一片白茫茫，在那笼罩一切的白雾里，弥漫着寒气，威胁着山上的一切。但这时候，蜿蜒在山脚下的金沙江边，却热得象给火烤着似的，那条从万山丛里奔流而来的金沙江，象一条巨龙被太阳晒得在翻滚，现出一股粗野的不可阻挡的气势，忿忿地冲击着江心的岩石，发出巨大的吼声，震撼着寂静的山野，溅起无数银沫，然后又滔滔滚滚向东方奔流去。

矗立在江边的那些雨伞似的棕榈树，那些肥大的芭蕉树，还有那些灌木林，都被太阳晒得有精无神的垂着叶子；只有那些仙人掌，霸王鞭，雄赳赳地屹立着，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蝉躲在树梢上，热得耐不住了似的整天在叫喊，空气烧得象一股蒸汽，偶然一阵风吹来，使你感到的不是你所渴望的凉爽，而是难耐的酷热。

在离金沙江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是一个汉人聚居的小市镇，隔着金沙江，同凉山对峙着，虽然气候比金沙江边凉一点，但到了中午，还是那么火辣辣的，狗伸长舌头，躲在树荫下不住地喘气，猪躺在圈里时断时续的在呻吟；男人，小孩，裸着

上身，不停地挥着扇；妇女们开着钮扣坐在门口乘凉。街上很少有人来往，那些铺子都是半关半闭的，一切似乎都处于休息状态中了，只有那间远远的独自屹立在市镇南边的楼房——凉山分工委会的会议室里，充满了热烈的争论声。

“我觉得你这种做法应该改变改变了！”坐在丁政委对面，身体有些肥胖的分工委委员兼凉山民族贸易公司经理董迈，突然用劲挥了一挥扇子，气呼呼地对丁政委说了一句。

房里的人轻轻地震动了一下，一齐诧异地把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却把头转了过去，冷静地望着窗外。

窗外矗立着一蓬翠竹，那叶子静悄悄地低垂着，仿佛被太阳晒得喘不过气来，树荫下散发出一丝凉气。从竹缝里可以看到晴朗的碧空里，有一朵白云在飘着，映着那碧空，显得异常美丽。

丁政委靠在藤椅上，手里捏着一把芭蕉扇，他的身材比屋里的人略高一些，身体很壮健，穿着一件白衬衣，两只袖子高卷着，露出两条紫黑色的手臂，他怔了一怔，向董迈问道：

“怎么？”

董迈似乎有一肚子不高兴，他把脸转了过来，气咻咻地说道：

“你天天说，让政策过江，现在已等了两三个月，凉山那边的彝人一个也没有来，怎么过？”

突然，坐在董迈身边的分工委委员兼专区粮食局局长刘存义，摸了一摸他那副近视眼镜，又向那光滑的头发上抹了一把，说道：

“我觉得这种做法有点象姜太公钓鱼！我们在金沙江边

钓了两三个月，试问钓得什么？”

丁政委知道他们是在讽刺他，心里不禁有些气忿，然而他冷静地微笑着，说道：

“依你们的意思，要怎么办呢？”

董迈耸了一耸身子，竖起两道浓眉，直率地说道：

“我还是以前的那个老主张：进兵凉山。你不进兵，伪江防大队就在江边封锁着，凉山那边的彝人怎么过来？我们党的政策又怎么过江？你在这里再等一百年也没有用！”

“刘同志呢？”

“我同意董同志的意见。现在已经解放四年，蒋介石的八百多万匪军都已经消灭，还让胡宗南的这几个残匪躲在凉山那边，同我们解放军隔江对峙，这成什么话？”

丁政委把眼光瞟了一瞟：坐在他身边的王营长和分工委会办公室主任兼民族工作队队长周时进，他们紧绷着脸，默默地吸着纸烟，似乎在考虑什么。他忍不住开口说道：

“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大民族主义思想！你们不看别的，也应当看看金沙江两岸的这些碉堡是干什么的；历史上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恐怕比金沙江水还深，那些逃往凉山的残匪就利用这种民族隔阂，挑拨欺骗凉山的人民，因此，他们对我们顾虑很大，你们现在还要进兵去上反动派的当！”

“谁上他的当？我们派兵进去消灭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董迈抹了一抹两只手杆，手杆上长满了汗毛，毛茸茸的。

“你派兵去消灭他，他们同凉山的人民混在一起，你怎么打？”

董迈身上象烧着一把火，那件汗衣的后面已给汗染湿了

一大块，湿绿绿的贴在他的背脊上，脸上仿佛搽上了一层油，油亮亮的。解放前，他利用一个小生意作掩护，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便调到贸易公司里工作，对于剿匪没有经验，说不出什么道理，但他着急地胀着脖子问道：

“那末，依你这样说，就不能剿匪了？”

丁政委的两颗眼珠骨碌碌地望着他：

“谁说不能剿匪？不过，要看时机！时机不成熟时，是不能随便动的，这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

刘存义昂着头，脸色有些紧张，等丁政委一住口，便马上进攻道：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你的这种意见，不客气地批评，有些右倾！党的政策精神是慎、重、稳、进，并不是不进。进而不慎、重、稳，是左倾；慎、重、稳，而不进，是右倾。丁同志，你应该检查检查！”

这个教条主义者又在背教条！丁政委忍不住嘿地笑了起来，但他马上收敛起笑容，严肃地批评道：

“我自己检查过了，我倒不右倾；而是你们有些左倾！”

“左倾！”刘存义和董迈的心弦不禁跳动了一下，这是一个多么不好听的名词，他们的鉴定表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左倾”两个字！刘存义忍不住问道：

“哪点左？”

丁政委漫然答道：

“不顾客观情况，一味急躁冒进，不是左倾是什么？”

刘存义象被刺中要害，脸上刷地现出一种难堪的表情，但他不服气地睁大两只近视眼睛说道：

“我不能接受你的这种批评！我觉得，今天分工委会应该好好地考虑考虑，改变做法，我们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现在的这种做法，不单我们不满，连群众也不满了，你们知道不知道？”

丁政委脸上的那块肌肉不禁跳动了一下，他早已听过这里汉族群众的意见，他们同凉山人民存在着历史上的民族隔阂，虽然已经解放了，他们总想对凉山的人民加以报复，所以他们主张进兵凉山，然而这是对的吗？丁政委想起过去反动派在汉族和彝族之间挑拨的仇杀，心里充满了气恼。只见董迈又说道：

“连我们的同志都有意见，你们知道不知道？”

“什么意见？我早就听见过了，还不是希望进兵，早日到凉山去。他们没好好地体会政策，也不了解情况，怎么能听？”

默默地在考虑什么的周时进，把身子向前倾了过来，望着董迈。在游击时期，他们两个曾有过不少的交道，游击队需要的东西，是由董迈购买运进来，游击队的情报，又是由董迈的手里，转送出去，他们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他觉得这个同志缺乏斗争经验，有时对问题考虑得不全面。他记起在打游击时，他曾在红河一带跑过，红河附近都是彝族和哈尼族聚居区，有着特殊的社会形态。可是，当时，他不了解这些特点，强调阶级斗争，曾犯了一些错误。最大的一次错误是：一次，一个土司正在苛派人民，他听了几个当地积极分子的请求，便把部队转移到土司地区的边缘去，想制止那个土司对人民的苛派，不料却把那个土司吓跑了，邻近有几个土司，同这个土司有关系，听了敌人的造谣，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着逃跑。有一些不懂

事的人，看看土司不在，吓得搬了家，把那地区一度造成大混乱。这件事，他当时莫名其妙，后来经过检查，才初步认识自己的错误。解放后，一九五〇年，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到昆明，他调去参加工作，随着访问团到各地去跑了一跑，又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结合了一些实际的事情，才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感到过去自己的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严重错误。可是，不料他们现在又要犯这种错误了，这是不能允许的。

这时，刘存义望着他们冷笑了起来，带着一丝轻蔑，说道：

“嘿，事情弄到这一步了，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太主观，应该考虑考虑群众的意见！”

大家默然。丁政委不觉楞了一楞，他想到到这里来后的一切工作情况，是不是没有走群众路线？他常常访问这里的人民，也常常跟工作队上的同志们在一起，他是听过他们的意见的。如果他们的某种意见错误，不听他们的意见，那就认为太主观，他是不能同意的。他觉得他们不顾情况，主张早日进兵凉山的这种思想，不客气说，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残余思想，他不但不能听从，而且要坚决反对！但自己是不是有些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呢？他觉得有时过于强调凉山环境的特殊，还有在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时，自己的情绪容易激动，觉得自己多少也还有一些地方民族主义思想，需要努力克服！这样一想，便说道：

“我考虑过了，我不能接受这些意见！”

董迈觉得受到了打击，他心里想：丁政委这个人多么顽强呵，表面态度很温和，而内心却不是这样。他带着几分气恼，说道：

“你不能接受，就随你去！不过，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党的事情，人民的事情，不能由你一个人决定。”

丁政委望着他，想问他：我何尝一个人决定过什么事？哪样事不是由分工委会讨论决定，然后由上级批准？但觉得用不着争执，大家明白，便漫然回答道：

“好吧，大家决定。”

王营长那古铜色的面孔上不表示什么，似乎他一点意见也没有，他默默地吸了一口烟，看看那节烟还没烧着指头，又再狠狠地抽了一口，把那节烟屁股投到痰盂里，然后霎了一霎眼睛，平静地说道：

“刚才董同志和刘同志的意见，我已考虑了一下，咱们的工作把时间拖得有些长。不过，现在要进兵凉山我不同意。咱们并不是没有这种力量进兵凉山，实在说起来，这几个土匪算什么？蒋介石的几百万匪军都打垮了，难道还怕这几个土匪？我是认为现在进兵凉山，一定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董迈觉得王营长是跟着丁政委走的，用不着同他分辩，便向丁政委瞥了一眼：

“那末，你们还是想等客人上门？我告诉你们：客人是不会来的，土匪堵在江那边，他怎么来？你们不赞同改变做法，我建议把大家的意见汇报上去，给总工委会和地委会去考虑。”

丁政委忘记热了，手里捏着的那把扇子也没有扇一扇，忙向董迈点了一点头，说道：

“好的。不过，你说‘等客人上门’，这是怎么说？难道我

们对凉山那边没有做过许多工作？告诉你：凉山那边的人民一定会过来的，不信，你看着！”

会议完毕，大家才从紧张中松过一口气来，便各自拿起帽子，急急地走出会议室去了。

丁政委走到自己的寝室里，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颓然坐在那把藤椅上。他感到口渴，烦躁，热闷，他疲乏地把头靠在椅子边上，忽然，想起十七年前红军长征过凉山时的那热烈情况：山林里四处飘着红旗，歌声震动了寂静的山野，他好奇地跑到他们旁边看着，见他们不打人，不骂人，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便大胆地和他们亲近起来。一个红军战士拉着他讲这讲那，有时，话说不明白，用手有趣的比划着，费了很大的劲，他才明白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不由得对他们很尊敬，便帮助他们拾柴，背水，割草。

他们要走了，他依依不舍地望着他们，心里很着急，可是，他不好意思把话说出口。

“小伙子，你知不知道到大石岩去的路？”

“知道。”

“那末，请你帮我们带一带路，好吗？”

“好的。”

他忽然喜欢起来，便跑到前头，领着他们走。到了目的地，他们掏出一块银元来递给他：

“小伙子，谢谢你，回去吧！”

他不肯接受他们的钱。那个红军战士奇怪了，问道：

“小伙子，你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我要跟你们去！”他脸上流着汗，腼腆地

低下了头。

“这怎么要得！你家里的人不知道嘛，我们不能收留你！你快些回去。”

然而他坚决不肯回去，等部队走过，他便悄悄地跟着部队去了。

一去就是十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经历过许多生死斗争，他流过汗，也流过血，受过许多考验，从一个彝族小伙子，变成一个团政委了。西南解放后，他想：他家乡的人民一定过上新生活了，他忽然发生了思乡的心情，想回去看看母亲，家人，还有那些亲戚朋友，可是，没有机会。在一九五三年，忽然，党调他去任凉山分工委员会书记，几年来的希望可以实现了，他应该高兴和满意，然而他这时却又舍不得离开部队了，十多年来，他是在部队里长大的，怎么能离得开呢？但他不得不离开部队，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这里，满想可以看到他的母亲，家人，还有那些亲戚朋友，不想他的家乡还没有解放。他心里充满了失望。

原来在西南解放时，有一小部漏网的胡宗南残匪，从成都逃进凉山里，直窜入靠近金沙江的这一地区。解放前，因为民族隔阂，很少有外人到过那里，即使偶然有，也是请了“保头”^①保着才敢去。解放后，因为情况特殊，人民政府还没派干部到那里去工作，那些土匪就在那里利用民族隔阂，造谣欺骗，有几个头人就上了他们的当，收留了他们，让他们在那里

① 保头多是凉山上有一定地位有力量的黑彝，负责在他担保的区域通行，不会发生抢劫等事，被保的人须出一笔重金，但有时还是不保险，会发生意外的事。